

对话贾樟柯(2):

仍有约会未完成

□ 任翔宇

《风流一代》这部带有浓郁贾樟柯标签的影片对大同的市井文化及其人文气息都做了极具张力的表达，甚至引发观众对城市品格的讨论。贾樟柯的视角里，贾樟柯的情感里，贾樟柯的作品里，因何如此偏爱大同元素？

说来话长。

作者：您为什么会选择儿童公园的小宇航员雕像作为电影海报和开篇镜头呢？

贾樟柯：当时来大同之后，因为想在那儿拍片，又不了解这个城市，就找艺术家朋友聊天，他们就跟我说，儿童公园特别有意思，有雕塑，还有飞机，在当时是不常见的，有一架战斗机。然后我们就来了，来了之后我第一眼就看到这个雕像，非常有感觉，我们就围着这个雕像拍了大概半个小时。

这个雕塑在我的电影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我拍摄的起点，也是电影的开头。电影展现了过去20多年社会变革中人们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我选择这个雕塑作为电影的开头，是因为它象征着变革的开始，以及我们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决心。同时，它也呼应了电影中女主角从青年到中年的转变，以及女性之间的情感联系。

作者：为什么对这个雕塑如此感兴趣？

贾樟柯：这个雕塑让我想起了童年。记得小学一年级开学那天，妈妈送了我一块印有类似图案的手绢，上面是一个小小的宇航员形象。这个形象在当时非常流行，因为它象征着科学现代化，这是我们国家当时追求的四个现代化之一，小小宇航员就是当时科学现代化的一个图腾、一个标志。所以我把这个形象用在了我剪辑的电影《风流一代》的片头，因为它代表了我们国家变革的起点，我希望整个社会能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风流一代》电影的艺术顾问、清华建筑设计院产业园区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廉毅锐教授接话说，尽管之前没去过公园看这个雕像，但是雕像在海报上多次曝光，让我对小公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象，非常好奇，因为我们打小的时候都有一个科学家的梦想，小公园的小航天人就寄托着我们一代人从小的科学幻想，对未来的想象。)

作者：这个雕像是大同雕塑家李志正先生的作品。

贾樟柯：非常感谢李志正老师做了这么棒的雕塑，有时间我一定去拜访。这个作品是我们这部电影的“眼”，并因此成为电影《风流一代》开始跟结束的镜头。

大同是座艺术之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几个著名的当代艺术家，包括大同大张，还有任晓颖这些艺术家，他们是最早进行实验艺术、当代艺术创作的一个群

体，所以在当代美术史上也是很重要的一一个文化现象。去年在山西当代美术馆刚刚进行了大同大张老师的回顾展，他是一个悲剧性的艺术家，他后来以了结自己为艺术画上了句号。他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上一个非常让人敬仰的人物，为了当代艺术，为了一种新思维，为了一种新的观念，献身于艺术。大同的雕塑展我也很关注（“中国大同国际雕塑双年展”“青少年雕塑作品展览”“曾竹韶雕塑艺术奖学金”年度入围作品），这些全国雕塑展是跟中央美院合作的，另外还有很多书法、绘画、壁画、摄影等大型文化展，所以大同的文化活动非常频繁，大同是个非常具有艺术气质的城市。

作者：告别放映场来了很多当年参演的大同人。

贾樟柯：其实今天我们非常意外，没想到开场唱歌的这些大姐会来到现场，当时就是萍水相逢。我们在市儿童公园拍的时候，本来是拍开场雕塑的小试，后来听到售票的房间有很多女性在聊天唱歌，我们敲门进去，她们什么也没说就让我们拍了，拍完也没互留联系方式。这次来到这儿我特别感动，她们几个在舞台上还是像电影开头一样，互相谦让，互相鼓励，肢体语言保持一致……所以我觉得世事变迁虽然会改变很多东西，但是有很多人的本性，尤其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相互间的包容、人与人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看来是没有改变，所以我为今天看到这些大姐她们没有改变的东西所震撼。

作者：所以在提到大同是一座有力量的城市后，您专门提到城市里的人，具有让人惊叹的力量。

贾樟柯：当然，岁月我觉得它是最“暴力”的东西，我们无法抵御，时间流逝不会放过任何人。无论是银幕上的兵哥、巧巧，还是今天到场的这些大姐，就像其中一位女士说的，拍的时候她才20多岁，现在40多岁，岁月是无情的，但人是有情的，所以大家还能聚在一起。

我们谈了很多有关大同这座城市的历史和给人的感受。随着对大同了解的深入，我觉得大同是一个“侠隐”的地方。大同人特别藏龙卧虎，在一个安静的边塞小城、一个古都里面，其实有很多有独特生活方式的人。比如说有玩极限运动的，有攀越珠峰的，有某一个领域有独特见解和成就的人们。这次我碰到一位老师，他是专门研究口泉这个地方历史的，我觉得这些人身上都极具力量感。这个城市里的人我慢慢发现了一种特质，他们拥有非常自我的、丰富的精神世界，很不简单，这是对于大同这个城市一个新的发现。

相遇大同，爱见大同。贾樟柯与大同，仍有约会未完成。

大时代在小巷中的投影



电视剧《小巷人家》以细致入微的笔触，透过家庭、邻里、梦想、爱情等多维度叙事，将情感记忆与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满目的年代感，满屏的深情，集体情感与时代脉搏在剧中同频共振。

在《小巷人家》的艺术世界里，时代之“大”与小巷之“小”存在具体鲜明、富有深意的辩证关系。时代大潮仿若远方奔涌的春雷，隐隐作响。高考恢复如破晓曙光，知青返城似归巢群雁，改革春风悄然拂过家家户户，旧有观念的坚冰微微松动。庄、林两家的儿女们、小巷中的每一个人都满怀憧憬，迎来那将要彻底改变命运的汹涌浪潮。

时代变革为小巷带来新机，新的商品、新的思潮慢慢渗透进小巷。电话、电视机等新家电逐渐出现在居民家中，年轻人对高考、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也日益强烈，这些都是大时代在小巷中的投影。小巷又保留着自身的传统与人情。共用厨房设施、互相分享食物，人们依然遵循邻里互助的模式。长辈对子女婚姻、教育的重视与干预，让人看到传统的家庭观念与生活习俗依旧根深蒂固。

大时代赋予小巷人物追求梦想的可能。他们开始思考个人命运与时代发展的关联，如年轻人努力学习，想要改变家庭命运。在面对家庭矛盾与人生抉择时，他们既要考虑大背景下的社会规范与发展趋势，又要顾及小巷邻里的看法和家庭的期望。大背景与小巷具体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共同塑造了剧中丰富的情节。

《小巷人家》充满艺术辩证法的智慧：平凡的人物、平常的故事，折射不平常的深度与光辉。平凡的小巷生活，编织成一幅绚丽多彩、饱含深情的画卷，细腻展现出生活的本真与人性的光辉。在高速发展的技术不断刷新认知的今天，深情的年代令我们流连忘返，这就是《小巷人家》的艺术光彩与叙事魅力。据“学习强国”平台



戏剧不必拘泥于观演形态

当代剧场可谓包罗万象，人们既能看到传统的基于剧本的舞台呈现；也能看到风格强烈的表演探索；还能看到跃出舞台，挑战戏剧各种可能性的先锋实验。毫无疑问，当代剧场很多时候已不再仅仅是镜框式舞台这一种呈现方式了，观演形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于是有人产生疑问，这样的新型演出形态是不是戏剧？笔者认为，界定戏剧不必局限于观演形态。

首先，从整个戏剧史看，剧场的观演形态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大剧场观演模式，不过是在过去一百年里才产生的，它本身也面临着来自艺术家和观众的挑战。

其次，从现代戏剧发展角度看，观演形态的转变是现代剧场对自身形式自觉探索的产物。在现代剧场艺术中，观演关系已逐渐成为艺术创作的独特手段。当戏剧作为最重要的公共艺术的地位被电影取代后，剧场愈发成为实验探索之地，而观演关系的探索，则成了当代剧场实验重要的灵感来源。

再次，从20世纪剧场艺术已经取得的成就看，正是在艺术家们对观演形态的主动探索下，一系列重要作品诞生，这极大地拓展了剧场艺术的描绘对象和表现手段。在这些艺术家们看来，传统剧场的观演关系营造了一种僵化的等级关系，限制了观众成为积极的思想与感受主体。因此，他们认为应当将剧场活动恢复到古希腊时期的仪式中去，激发观众的潜意识。与此同时，和“集体剧场”仍然依托剧场不一样的是，也有一些艺术家打算放弃剧场，走向自然世界，一种被称为“特定场

域”剧场的表演形式出现了。近年来，国内兴起的“沉浸式”戏剧，某种程度上正是吸收了“集体剧场”和“特定场域”剧场的灵感。它们通过构建仿真的场景，为观众创造出一个可以自由穿梭的戏剧空间，通过精心的策划，引导观众积极参与演出进程，这已然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戏剧潮流。

最后，对剧场艺术边界的探索，将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重新恢复剧场艺术作为公共艺术的重要社会功能。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电影是戏剧艺术接受新技术后诞生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电子游戏则是电影和戏剧融合发展的产物，它们构成我们今天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虚拟的影像艺术相对应，当代剧场还发展出一种规模宏大的新的艺术样式，比如环球影城和迪士尼乐园。近年来，我们发现国内也开始涌现出一系列大型戏剧场景。最初有“印象系列”，通过大型的戏剧演出和影像呈现描绘城市风景。继而有“戏剧幻城”（“只有河南”“只有红楼梦”等），通过打造一个宏大的旅游建筑群，构建一套复杂的戏剧叙事，创造出一个戏剧观赏与参与互动相结合、文化和旅游消费相融合的文化综合体。

观演形态集中表现了人的能动性，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自身各种复杂关系的深刻展现。对观演形态各种可能性的积极探索，正是当代剧场艺术创新性的体现。它能够帮助我们拓展剧场的表现手段和表现方式，进而增进对戏剧艺术本质的理解。

据《光明日报》

